

牛虻

著者/〔爱尔兰〕

译者/ 庆学先

漓江出版社

插图本



影响三代中国人的外国名著

牛虻

作者：[意] 伏尼契
译者：高尔基
译者：高尔基

插图本

世界名著丛书



牛 虻

著者/[爱尔兰]伏尼契

译者/庆学先

漓江出版社



译者自序 (1)

人物表 (6)

第一部 (9)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0)

第五章 (52)

第六章 (59)

第七章 (75)

第二部 (91)

第一章 (93)

第二章 (105)

第三章 (121)

第四章 (132)

第五章 (143)

第六章 (153)

第七章.....	(162)
第八章.....	(170)
第九章.....	(189)
第十章.....	(203)
第十一章.....	(213)
第三部	(233)
第一章.....	(235)
第二章.....	(250)
第三章.....	(263)
第四章.....	(273)
第五章.....	(286)
第六章.....	(293)
第七章.....	(313)
第八章.....	(324)
尾 声	(337)
作者简介	(343)

译者自序

组稿者莫雅平君说翻译完了一本小说，应该写篇前言，算是对读者有交待。他的话很有道理，可我说些什么呢？如果语言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我们的思想，那么语言是强大的；如果语言表达不出我们的思想，那么语言是苍白的。重译《牛虻》以后，我再次强烈地感受到这部小说的不朽，它的力量所在。我希望已经较为忠实地翻译了这部小说，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应该感谢《牛虻》一书的作者艾·丽·伏尼契。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的语言是苍白的。至于我所能说出的话，则是多余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又确实希望说点什么，因为我希望读者能够像我一样喜欢这部小说，我也希望阅读这部小说能给读者带来欢乐。

《牛虻》成书已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我相信读者会发现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读者对《牛虻》并不陌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牛虻》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人，在当时甚至被当成了政治教科书。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毋庸置疑，这部小说仍有可读之处。读者仍然可以从中体会他们想要体会的东西，领悟他们想要领悟的东西。读者不但可以感受书中那种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还会从新的角度发现新的内涵，并且进一步地挖掘

新的主题——这就是文学作品，特别是优秀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

《牛虻》一书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的意大利。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把意大利分割成多个小国，一部分划入奥地利帝国，其他的小国也受到奥地利的控制和奴役。为了赶走奥地利人，统一意大利，意大利人民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一些爱国仁人志士建立了烧炭党，并在二三十年代举行了多次起义，但是都被奥地利人给镇压了。1830年，意大利当局把烧炭党人玛志尼放逐到国外。一年以后，玛志尼在法国马赛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青年意大利”。至于青年意大利党的宗旨，用牛虻的话来说就是“献身于意大利，帮着把她从奴役和苦难中解救出来，并且驱逐奥地利人，使她成为一个共和国，没有国王，只有基督”。

伏尼契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时代，这个故事也同样惊心动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牛虻，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远非完人，可以说他的优点和他的缺点一样突出。小说自始至终，我们都能感受到牛虻那种忠贞不渝的追求，那种不可调和的仇恨，以及那种感人肺腑的爱情。在伏尼契的笔下，牛虻已经得到了永生，仍旧震撼我们的心弦，可歌可泣。这是因为牛虻具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

悠悠天地，人何以立于其间？是精神。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没有精神，人就不成为人，人就成了行尸走肉。人就需要一种精神。精神是人的支柱，精神鼓舞人活在这个世上，敢于面对生活，甚至忍受生活的各种艰难困苦。精神鼓励人坦然对待死亡，迎接生活的最大考验。什么是精神呢？精神是意志的体现、意志的力量。精神就是一种气概，顶天立地。精神是难以磨灭的思想，精神是难以磨灭的信念，精神是难以磨灭的渴望。精神是刻骨铭心的爱情，是刻骨铭心的仇恨。精神是一股长存的浩气，让你感动千百回。即使黄土埋了身，但是你却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强烈的震撼。在给琼玛的信中，牛虻说第二天日出的时候，他就会被枪决。但是他却

无所畏惧，他说：“至于我嘛，我将走进院子，怀着轻松的心情，就像是一个放假回家的学童。”面对死亡，牛虻豪情不减，昂首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牛虻的那种傲然精神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心。

精神的伟大在于它会超越死亡。生命是短暂的，只是刹那的瞬间，但是精神却像日月星辰一样永恒。精神不会随同肉体消亡而消亡。死亡又有什么可怕？在某种程度上，死亡会使精神得到升华。海明威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是他却不会被打败。人的肉体 and 骨头会腐烂，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但是精神不死。精神既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又像钻石一样永恒。精神经过火山的冶炼，精神经过冰川的冷却。精神不死。

有了一种精神，我们才会坚强起来。我们才会矢志不渝地追求我们的目标，不管是什么都无法挡住我们。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消沉。正是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高尔基才会大声喊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庆学先

1995年5月14日于南京

主要人物表

牛 虻——少年时代的名字叫亚瑟·伯顿。在二、三卷中，化名费利斯·里瓦雷兹，牛虻是他的绰号

琼玛·华伦——华伦医生的女儿，亚瑟少年时代的朋友，后与乔万尼·波拉结婚

劳伦佐·蒙泰尼里——教士，亚瑟真正的生父，后升为红衣主教

格拉迪斯——亚瑟的母亲，老伯顿的后妻，蒙泰尼里的情人，天主教徒

杰姆斯·伯顿——亚瑟名义上的异母长兄，伯顿父子轮船公司的主人

朱丽亚——杰姆斯·伯顿的妻子

托马斯·伯顿——亚瑟名义上的异母次兄

吉姆斯——伯顿家的管家

吉安·巴蒂斯塔——伯顿家的马车夫

恩里科——莱亨监狱看守长

凯 蒂——琼玛的女仆

比安卡——牛虻在佛罗伦萨的女仆

- 绮达·莱尼**——吉卜赛女郎
- 马尔蒂尼**——青年意大利党佛罗伦萨支部的党员，波拉和琼玛的朋友，文学委员会成员
- 法布里奇**——大学教授，文学委员会成员
- 格拉西尼**——富裕的大律师，文学委员会的成员
- 莱加**——文学委员会成员
- 加利**——青年意大利党佛罗伦萨支部的党员，文学委员会的成员
- 里卡尔多**——医生，青年意大利党佛罗伦萨支部的党员，文学委员会的成员
- 萨科尼**——文学委员会成员
- 米歇尔**——红带会会员，亚平宁山区的私贩子
- 多米尼季诺**——红带会负责人之一，亚平宁山区的私贩子
- 马尔科尼**——红带会会员，亚平宁山区的私贩子
- 蟋蟀**——布列西盖拉城堡中的卫兵
- 卡尔迪**——比萨神学院新院长，密探
- 费拉里**——布列西盖拉的统领，上校

第一部



1000

第 一 章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浏览着一堆布道手稿。这是六月的一个炎热的晚上，窗户全都敞开，百叶窗却是半掩着，为的是有些凉意。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父停下笔来，慈祥地望着埋在手稿里的那一头黑发。

“Carino^①，找不到吗？没关系的，那一节我就重写一遍。可能是被撕掉了，让你白忙了这么长的时间。”

蒙泰尼里的声音低沉而浑厚，悦耳的音色给他的话语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才会具备这种抑扬顿挫的声音。他在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总是含着一种爱意。

“不，Padre^②，我一定要找到它。我敢肯定您是放在这里的。再写一遍，不可能和以前的一模一样。”

① 意大利语：亲爱的。

② 意大利语：神父，天主教徒对教士的称呼。这个词也可指父亲。亚瑟一直称蒙泰尼里为“Padre”，可见他对蒙泰尼里怀有很深的感情。

蒙泰尼里继续伏案工作。一只昏昏欲睡的金龟子停在窗外，正在那里无精打采地鸣叫。“草莓！草莓！”水果小贩的叫卖声从街道那头传来，悠长而又凄凉。

“《麻风病人的治疗》，就在这里。”亚瑟从房间那边走过来，他那轻盈的步伐总让他的家人感到恼火。他长得又瘦又小，不像是三十年代的一位英国中产阶级青年，更像是一幅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一位意大利人。从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到小巧的手脚，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过于精致，太弱不禁风了。要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别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个身着男装的女孩，长得楚楚动人。但是在他走动的时候，他那轻盈而又敏捷的体态使人想到一只驯服的豹子，已经没有了利爪。

“真的找到了吗？亚瑟，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呢？我肯定会老是丢三落四的。算了，我现在就不写了。到花园去吧，我来帮你温习功课。哪个小地方你有什么不懂的？”

他们走进修道院的花园，这里很幽静，绿树成荫。神学院所占的建筑曾是多明我会的一座修道院。两百多年以前，这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曾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笔直的黄杨树之间长着丛丛的迷迭香和薰衣草，被剪得短短的。现在，那些曾经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全都入土为安，没有人再去想起他们。但是幽香的药草仍在静谧的仲夏夜晚开花吐艳，尽管再也没有人去采集花蕊炮制草药了。丛生的野荷兰芹和耧斗菜填满了石板路的裂缝，院中央的水井已经让位给了羊齿叶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玫瑰花蓬蓬，纷披的根伸出条蔓越过了小径；黄杨树篱闪耀着硕大的红罂粟花；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的上面低垂下了头；无人照看的老葡萄藤也不结果，藤条从一棵已为人们遗忘的枸杞树枝上垂挂下来，摇晃着叶茂的枝头，慢悠悠的，却不停下来，带着一种哀怨。

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树挺立在院落的一角，高大的树干像是一座由茂密的树叶堆成的巨塔，四下探出乳白色的花朵。一只做工

粗糙的木凳挨着树干，蒙泰尼里就坐在上面。亚瑟在大学里主修哲学，因为他在书上遇到了一道难题，所以就来找他的“Padre”解惑答疑。他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是蒙泰尼里对他来说却是一本百科全书。

“这会儿我该走了。”等那一个章节讲解完了以后，亚瑟说道，“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就走了。”

“我不想接着去工作，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待上一会儿。”

“那好！”他靠在树干上，抬头透过影影绰绰的树叶，遥望寂静的天空。第一批暗淡的星星已经在那里闪烁。黑色的睫毛下面长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梦幻一般神秘。这双眼睛遗传自他那位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蒙泰尼里转过头去，避免看见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挺累，Carino。”蒙泰尼里说道。

“没办法。”亚瑟的声音带着倦意，Padre 立即就注意到了。

“你不应该这么早就上大学，那会儿照料病人整夜都睡不着，身体都给拖垮了。你在离开里窝那之前，我应该坚持让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不，Padre，那有什么用呢？母亲去世以后，那个鬼家我就待不下去了。朱丽亚会把我逼疯的！”

朱丽亚是他同父异母兄长的妻子，对他来说她是一根毒刺。

“我不应该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蒙泰尼里轻声地说道，“我清楚那样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我希望你能接受你那位做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如果你在他家住上一个月，回头再去上学，你的身体会好得多。”

“不，Padre，我不该那样做啊！华伦一家人都非常好，和气得很，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而且他们还觉得我可怜，我从他们的脸上能够看出来。他们会设法安慰我，谈起母亲。琼玛当然不会那样，她总是知道不该说些什么，甚至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这样。但是

其他的人会说的。还有——”

“还有什么，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根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来，神经质地用手揉碎它们。

“那个小镇我待不下去了。”他在片刻之后说道。

“那里的几家店铺，在我小时她常去给我买玩具；沿河的道路，她在病重以前我常扶她去散步。不管我走到哪里，总是让我触景生情。每一位卖花的姑娘都会向我走来，手里捧着鲜花——好像我现在还需要它们似的！还有教堂——我必须离开那里，看见那个地方就让我伤心不已——”

他打住了话头，坐下来把毛地黄撕成了碎片。悠长而又深沉的寂静，以至于他抬起头来，纳闷神父为什么不说话。木兰树下，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一切都显得若隐若现，但是还有一丝余光，可以看见蒙泰尼里脸色煞白，怪吓人的。他正低着头，右手紧紧地抓住木凳的边角。亚瑟转过头去，心中油然而产生一种敬畏之情，惊愕不已。他仿佛是在无意之间踏上了圣地。

“我的上帝！”他想，“在他身边，我显得多么渺小，多么自私！即使是他遇到了我这样的不幸，他也不可能觉得更加伤感。”

蒙泰尼里随即抬起头来，四下看了看。

“我不会强迫你回到那里去，现在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那么做，”他满含深情地说道，“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条，今年放暑假时好好地休息一下。我看你最好还是远离里窝那地区。我可不能眼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Padre，您在神学院放假时到哪儿去？”

“我会带着学生进山，就像以往那样，照看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可是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完假后就会回来。那时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散散心。你会跟我去吗？我可以带你到山里作长途旅行，而且你会愿意研究一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可是，只有